

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

韩愈

康震 著

中華書局



作者寄语

读八大家之文，就是在读八大家的人生与智慧。那一篇篇洋洋洒洒如行云流水般的文章，宛如一望无垠黄灿灿的麦田，成熟而富于生机，只不过每一位散文家收割、加工、包装小麦的方式各有不同，所以读每一家的文章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韩愈，一个倔强的儒家道统的倡导者，以继往圣绝学自任；柳宗元，一个形单影只的被流放者，在边荒之地面对自然吐露内心的苦闷；欧阳修，一个以“醉翁”自居的宰辅重臣，依靠宽容与长远的眼光，提携了一批青年才俊成为北宋文化的柱石；王安石，一个不肯妥协的改革家，擅长作翻案文章和精练的驳论；曾巩，一个尊奉儒学的学者，一种道学气常常在厚朴的文章里漫溢出来；苏洵，苏轼的父亲——苏轼这位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成长，与这位杰出的父亲有直接的关系；苏辙，苏轼的胞弟，事实上，当我们深情吟诵苏轼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时，我们便获得了对苏辙情感世界的深刻认同。

至于苏轼，说多说少，他总是自己那个样子——“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苏东坡传》）

我常常想，如果我的身边有这样一群朋友或者老师，我能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第一讲

逆境中的奋斗

说到唐诗宋词，我们自然会想到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而说到唐宋散文，我们自然会想到“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朝韩愈、柳宗元，宋朝欧阳修、王安石，还有苏家父子三人：苏洵、苏轼、苏辙，最后再加一个曾巩。

那么，是谁将这八个人组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八个？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李白、杜甫、陆游这些大文学家呢？

将以上八个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最早出现在明代。明代有一个叫茅坤的学者，他编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录以上八人的著名散文，从此，“唐宋八大家”这个名称正式定型下来，并逐渐广为人知。茅坤当初编选“唐宋八大家”散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大家如何学习古文，写作古文。在他看来，这八个人的散文代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所以像李白、杜甫那些著名诗人因不以散文见长自然就不会入选了。

可问题是，在当代社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古文、写作古文的机会太少了，现在还有讲“唐宋八大家”的必要么？

我认为有必要。要知道，茅坤等人距离韩愈、柳宗元不过七八百年，



这七八百年的眼光决定了他们组合八大家只能是着眼于文章本身。

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韩愈柳宗元有一千多年的时间，这一千多年的眼光决定了我们今天讲八大家，不可能只着眼于文章，还要着眼于八大家的全部。换句话说，八大家是个老概念，我们尊重老概念，但我们今天更要呈现给大家一个新的八大家概念，它不仅仅是指文章，更指道德、人格、思想与境界所达到的高度。我们要让自己、后代从八大家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八大家的文学成就是惊人的：他们共创作了近九千首诗词，一万两千多篇文章，人均两千六百多篇诗文。要知道，《全唐诗》的总量不过五万余首，《全唐文》也不过两万余篇而已；而八大家中，寿命最长的如苏辙不过七十三岁，寿命最短的如柳宗元不过四十六岁，看看八大家具有多么旺盛的创作力！

八大家的人生是辉煌的：他们中间，有三人担任过宰相或副宰相，有三人担任过翰林学士，还有三人担任过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有四人担任过部长级高官，有六人为进士出身，有六人担任过地方最高行政首长。这么说吧，八大家的政治履历几乎是中国古代官员的政治履历的一个缩影。

八大家在历史上各有其独特的地位：

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文章，他们俩是唐代最重要的文坛领袖与哲学家，没有韩愈、柳宗元这个头儿，就不可能有“唐宋八大家”这个组合。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成语我们太熟悉了，它来自于欧阳修的《醉翁

亭记》。八大家中欧阳修具有特殊的分量，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五个人要么是他的学生，要么是因为他而在文坛声名鹊起的，你看分量重不重？

王安石的《伤仲永》让我们一直感慨天才如果不学习也会变成庸才，而王安石本人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具有争议性的改革家之一。

说到苏轼，我敢断定，他是中国人最喜爱的文人，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说到苏辙，大部分人对他的了解，来自于他哥哥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前小序特别说明，这首词是为弟弟苏辙而写。我想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弟弟了。除此之外，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苏轼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认为自己的文章其实不如弟弟，弟弟的文章之所以名气小，主要是由于他太谦虚，太低调了！

与其他七大家比起来，苏洵几乎没有做过官，他大器晚成，二十七岁才开始正经读书，但这并不耽搁他培养出两个最杰出的儿子。与苏辙一样，由于苏轼的光芒太过明亮，苏洵的文学成就鲜为人知，但他的《六国论》却是历来语文教材中必选的文章，由此可见他卓越的才华。

曾巩也许是八大家中名气最小的一个，但这也许正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如果说其他七大家是奔腾的大江，那么曾巩就好比是平静的湖水，江河湖海共同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水系。

最后，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八大家对我们当代生活的贡献：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中学课本中有多少篇文言文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我曾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七家出版



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篇目做了粗略的统计。统计表明,这七家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八大家的文章约占文言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八大家的诗词约占古典诗词总数的百分之五。这也就是说,一个中学生,他学习的文言文中,每四篇中就有一篇是八大家的文章;他学习的古典诗词中,每二十篇中就有一篇是八大家的作品。这其中,又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诗文出现的频率最高,平均达到二十次以上,苏轼则高达三十八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唐宋八大家”,那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知就是有缺失的,你说八大家重要不重要?

那么,我们将从八大家中的哪一位说起呢?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下中学时代就非常熟悉的几句话吧: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不错,这是韩愈《师说》与《马说》中的名句。

我们在生活中还有一些常用的成语,比如:

一视同仁、异曲同工、俯首帖耳、熟视无睹、杂乱无章、慷慨悲歌、弱肉强食、袖手旁观、混为一谈、牢不可破、名存实亡、落井下石、垂头丧气、雷厉风行、再接再厉等等,要不是篇幅关系,我们还可以罗列出一大堆

来。是谁创造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也是韩愈。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人可能会说，韩愈是唐朝人，“唐宋八大家”嘛，唐朝人当然排在前面了！这样说是因为不了解韩愈。

韩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苏轼曾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冠三军之师。”

八代，是指从东汉至隋的八个朝代，近六百年时间。“文起八代之衰”是说韩愈的文章远远超越了八代，开创了一个新的文章时代；“道济天下之溺”是说韩愈一生的最大理想就是用儒道改善民众的精神世界，进而重振大唐雄威；“忠犯人主之怒”是说韩愈不畏惧皇帝，敢于直言犯上，甚至不惜为此而被贬谪到千里之外；“勇冠三军之师”，这大家没想到吧？是说韩愈以一介文臣，深入虎穴，单刀赴会，以超凡的胆略与智谋劝说意欲谋反的藩镇军阀忠于朝廷。

从这个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来，韩愈不仅仅是一代文宗，而且是孔孟以来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仅是一个忠诚的、有着独立个性的文臣，还是临危之际能够为国家朝廷解决突发性事件的有胆有识的能臣！

韩愈是在政治、思想、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都非常全面的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人物的成长历史，当然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不禁要问，韩愈是不是像以前讲过的苏轼一样，从小也接受过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呢？应该也是在父母的精心呵护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吧？



说到韩愈的家世，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他就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李白与韩愈的家庭，难道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不仅有，而且还很密切！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中，李白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后来永王与肃宗发生争夺帝位的战争，永王兵败，李白受牵累而被捕入狱。唐肃宗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李白出狱，在武昌遇到了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当时韩仲卿即将卸任武昌县县令，新上任的县令以及当地民众邀请李白专门为韩仲卿撰写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叫做《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所谓去思颂碑文，是古代地方对即将离职的官员的称赞、怀念之文。只有才能突出、政绩卓著的官员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殊荣。集中看来，韩仲卿的政绩主要是三点：

第一，他在当地加强道德教化工作，李白形容这个道德教化的效果是“惠如春风，三月大化”。韩县长来了不过三四个月，当地的社会风气、民众素质就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二，他还大力加强社会治安，整顿社会秩序，成果显著。李白的概括很准确，叫做“奸吏束手，豪宗侧目”。通俗地说，就是贪官污吏都把脏手藏在袖子里，豪强恶霸都不敢正眼看他，坏人坏事都不见了。

第三，他还努力加强经济建设，组织开采当地的银矿铜矿铁矿，获利丰厚，资产以万亿计，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如此看来，韩仲卿此人能力的确非同一般，一边抓道德教化，一边抓社会治安，一边抓经济建设，不愧是朝廷的好官员。所以李白总结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全国各地“苍生熬然”，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唯

独武昌县“此邦晏如，襁负云集”，就是说人民生活安定平稳，老百姓纷纷选择定居此地，以至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户口三倍”，人口增加了三倍多！

李白写诗写文向来夸张，但是这次写韩仲卿的政绩看起来不需要夸张也能让人心悦诚服，而能让李白佩服的人物分量是不会轻的！

李白对韩愈的父亲评价高，而跟韩愈的叔父韩云卿的关系就不是评价高的问题了，而是非常亲密！

大约是在与韩愈父亲见面四五年之后，李白在金陵遇见了韩云卿，他们一见如故，李白赠诗给韩云卿，从中我们得以一见韩云卿的风采：

韩公吹玉笛，倜傥流英音。
风吹绕钟山，万壑皆龙吟。
王子停风管，师襄掩瑶琴。
余韵渡江去，天涯安可寻。（《金陵听韩侍御吹笛》）

原来韩云卿吹得一手好笛子，在李白的眼中，他吹笛子风流倜傥，笛声环绕钟山，好似龙吟在山间飘荡！

后来，韩云卿要到广德去，李白赋诗送别：

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贯酒与君倾。
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送韩侍御之广德》）



往日的荣华富贵何足道哉！今晚就与您就着山间的月色欢歌痛饮一番吧！

你看，这位韩云卿与李白是何等的对脾气！一样的风流倜傥，一样的放浪形骸！遇到脾性相投的知己自然是欢欣愉悦的，难怪已经垂暮之年的李白还能写出如此欢快明朗的诗篇来。

当然李白喜欢韩云卿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笛子吹得好，人长得潇洒，更重要的在于韩云卿“文章冠世”（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好立节义”（李翱《韩君夫人韦氏墓志铭》）。简单说就是重气节、有军功、文章知名当世、文武双全。

透过李白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出，韩愈的父亲、叔父或有着出色的政治才能，或有着出众的文学才华，而且在当时应该也有着较高的知名度。此外，韩愈还有两位祖辈值得一提：一位是七世祖韩茂，这个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是北魏时期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后来官至宰相；一位是韩愈的祖父韩睿素，曾担任桂州都督府长史，为戍守边关作出了贡献。

多么显赫的先祖，多么优秀的父辈，我们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出，在这样的家庭中，一定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仅仅是耳濡目染，也能够健康成长，成为有用之才。难道不是吗？

然而，现实往往就是这样不尽如人意，不要说接受父亲的教诲，母亲的呵护，韩愈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印象。还是在韩愈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父亲就先后去世了。

那么，像韩愈这样一个日后领袖文坛、叱咤政坛的唐代风云人物，究竟是谁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呢？

韩愈是幸运的，父母虽然早亡，但是比他年长三十岁的兄长韩会与嫂嫂郑氏担负起了抚养他的责任。虎父无犬子，如同他的父亲与叔父一样，韩会在当时也是一位叱咤政坛的显赫人物。早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韩会就已经在朝野上下有些声名了，当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他与另外三位好友侨居南京，读书作文，关心国事，纵论天下兴亡，以社稷江山为己任，颇有些“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劲头儿！当时有人就送了他们一个雅号，称他们四个人为“四夔”，韩会为“夔头”。夔本来是舜帝的乐官，后来成为宰相的代名词，可见四位青年在世人眼中的势头！可是有一点，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粪土当年万户侯”，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当局者的注意，要“得到当年万户侯”！

终于，韩会在三十七岁那年，被宰相元载提拔进入朝廷，做了起居舍人，官居六品，随侍在皇帝左右，负责记录编录皇帝及其宰相议政的言论，是低级官员向上升迁的重要台阶。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七岁的韩愈跟随兄长嫂嫂居住在长安，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那么，像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他青少年时期的学习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习非常的自觉，非常的刻苦。据有关史料记载，韩愈“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李汉《韩愈文集序》），“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旧唐书·韩愈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从小学习，不用兄长和嫂嫂督促，自己就懂得学习，懂得读书，而且养成了每天读书都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每天的读书笔记少则数百字，多则上千言。你看人家韩



愈,不仅读书很自觉,而且还有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这真是令我们家长羡慕啊!

第二,不仅学习刻苦努力,他还表现出早慧的特点,说通俗点就是表现出神童的特点。史料中记载,韩愈“七岁属文,意语天出”(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七岁好学,言出成文”(皇甫湜《韩文公墓铭》)。不过六七岁的孩子,就很善于写文章了,不仅会写文章,而且出口成章,好像是天生如此一样。

第三,专心阅读儒家圣贤的著作。史料记载,韩愈“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皇甫湜《韩文公墓铭》)。

第四,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换句话说,读书特别广泛,记忆力也特别好。史料记载,韩愈“读书能记他生之所习”(李翱《韩公行状》),“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新唐书·韩愈传》)。不仅广泛阅读儒家的经典著作,还能通读百家之书。

看看人家韩愈,从小不仅爱读书,而且会读书,不仅会读书,而且懂得读什么,怎么读,而且读了还能记得住!我们的家长、同学也许禁不住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不成韩愈真是个天才?说起来还真没什么好羡慕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父母的早亡对韩愈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现在虽然有他兄长、嫂嫂抚养他,但是兄长之爱、嫂嫂之爱岂能与父母的疼爱呵护相比?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孩子从小就比较独立、比较早熟,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比较敏感,这样的孩子学习比较自觉,懂得读书

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第二，韩愈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家庭再次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家的顶梁柱、兄长韩会不幸亡故。亡故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斗争。当初提拔韩会的宰相元载由于勾结宦官，结党营私，被皇帝杀了全家。被朝廷认定的元载的同党都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其中韩会由于恃才傲物、名高才重被贬得最远，贬到遥远的广东韶州做刺史。韩愈与嫂嫂也随同长途跋涉，来到韶州，不过一两年时间，韩会就因忧愤劳累过度而死。

先是父母早亡，兄嫂抚养，现在兄长不过四十多岁就早早离去，韩愈的成长之路真是布满了荆棘！兄长的去世使得韩愈一家人失去了依靠，不得不回到河南孟州老家。但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根本没有谋生的基础。怎么办呢？好在韩愈的父亲早年在江南做官，在安徽宣州有一份庄园田产，于是全家迁往安徽宣州。在这整个过程中，包括将韩会灵柩归葬河南孟州，从广东韶州携家带口赶回河南孟州，又从河南孟州携家带口赶往安徽宣州，到了宣州以后对韩愈以及其他家人子弟照料看护与教育，所有这一切都不得不落在了韩愈嫂嫂郑氏的肩上。特别是对韩愈的成长与教育，她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韩会在临去世的时候，曾嘱托韩愈：“尔幼养于嫂，丧服必以期！”（韩愈《祭郑夫人文》）意思是说，你从小是你嫂子养大的，等你嫂子去世了，你一定要为她服丧一年呐！按照古代的规矩，只有给祖父辈、兄弟姐妹才服丧，没有给嫂子服丧的规矩。韩会这个话当然是说给韩愈听的，但也是说给郑氏听的，意思就是将年幼的弟弟托付给她了，要她好好抚养这个可怜的弟弟。正因为如此，才要求韩愈破例要专门给郑氏服丧一



年,这其实就是要求他将郑氏看做是父母一样。

郑氏是个品格贤良、意志刚毅的女人,她不但承担了一家大小的生计,而且尽心培育这个年幼的弟弟。韩愈回忆说,郑氏对待他:“视余犹子,诲化谆谆。”(韩愈《祭郑夫人文》)将他视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他谆谆教诲。韩愈还有一个侄子叫韩老成,当时才七八岁,郑氏常常抚摸着韩老成的后背对韩愈说:韩家的后代,就剩下你们两个啦!

以上所说内容的意思无非是,韩氏家族固然有着显赫的祖辈,有着杰出的父辈,但是到了韩愈青少年时期,早已经是亡故殆尽,七零八落,即便有些做官的堂兄,也都是些八九品的小小芝麻官,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顾得上韩愈这一家子孤儿寡母呢?

更要命的是,这个时期韩愈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所能够依靠的就是河南孟州的祖产与宣州的这块田产,大家可能以为这份祖产与田产足够一大家子开销了,其实不然。这些田产,只不过是韩愈的父兄做官时经营下来的,他们去世后,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此时要养活这个大家庭,谈何容易!真可谓坐吃山空。

古代有所谓士农工商的说法,韩愈的家族应该是属于士人这个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属于社会的高级阶层;农呢,自然就是劳力者了,属于社会较低阶层。但是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有的时候也许跟一般的农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还维持着读书生活,并希望借助读书进取功名,致身显贵。

我们只要稍微举几个小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韩愈有一位朋友,叫侯喜,父亲与家里的五六个兄弟都在朝廷

做官，弃官回乡之后，不得不与兄弟们在农村种地为生，但是地少且薄，租税又收得很重，所以很难养活一大家子老老少少。虽然这样，侯喜与兄弟们还是坚持在稼穡之余读书。

韩愈还有个朋友，姓董，他一整天都不得闲，白天出去要么种地，要么砍柴，要么捕鱼，只有晚上回到家才有时间读书。像这样的读书人，其生活境遇生活水平其实已经与一般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应该算是士人中的最底层。韩愈的家庭虽然不至于这么败落，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读书，就没有出路，就只能种地，只能吃更大的苦。韩愈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答崔立之书》）

意思是说，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原来以为读圣人的书，做官，就是为了能够忠君报国，勤政爱民，对自己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实惠；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穷苦得不行，吃饭穿衣都是问题，不得不开口向亲戚要求救济，这才知道读书做官不只是为国为民，也是为了自己有饱饭吃啊！

可见，父母的早亡，兄长的去世，家境的败落，生活的窘困，嫂子郑氏的含辛茹苦，以及期望恢复先祖的辉煌与荣耀，渴望为官一方，造福民生，所有这些就是韩愈自觉刻苦学习的巨大动力！



在“唐宋八大家”中,韩愈的青少年时期是最为艰苦也最为曲折的一个!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磨炼出韩愈刚毅坚强、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精神,关爱家族、照顾弱小的品质,提携后进、奖掖后学的胸怀,嫉恶如仇、坚持原则、决不妥协的意志,这对韩愈一生的成长,对于韩愈日后成长为一代思想大家、文学大家有着非常关键的奠基作用。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又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么,韩愈在如此艰难的家境中,如此勤奋刻苦地学习,他能不能得到命运的眷顾,在今后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顺利走上仕途呢?